

三本

5755 / 6175 / a

103

朱溫討逼五侯反



却說朱溫敗回汴梁。聚眾將議曰：「晉王虛次威吾大言無奈他何。汝眾將有何妙計？」葛從周曰：「某有一計，叫克用死無葬身之地。眾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從周曰：「此乃故逼五侯反太原之計。今僖宗晏駕，昭宗登位，有五路諸侯，未曾朝賀，服喪用此計逼之，必反太原以擒克用矣。」溫曰：「是何五侯？」從周曰：「河中王重榮、華州韓鈺、曹州曹順、兗州周順、鄆州赫連鐸，此五路諸侯。大王可假昭宗旨意，遣五侯問罪，領着三般朝典，與五侯一見，必扯破認書，殺了使命，先逼反了五侯。大王將金寶，結好五侯，一齊起兵，到脫泥崗，安排筵席，相待五侯，令他起兵，先上并州，去擒克用。然後梁兵繼至，若戰敗時，也只敗了五路人馬。吾兵有整石之安，溫大喜，遂假傳旨意，遣三般朝典，即差尚讓去河中府，王重榮處，然後命齊克讓隨至各路。朱溫親自操練軍馬，以備攻擊。却說尚讓齊克讓二人去了，不消旬日，果然逼反了五侯。溫又將金寶買他，未及一月，那五路軍馬，各帶文武官將，齊到脫泥崗來，各自安營下寨。溫乃宰牛殺馬，大排筵宴，款待五侯。酒至數巡，溫欠身告五侯曰：「今天下擾亂，各自稱尊，吾只受李克用之氣，不過因他撥亂流毒，以至如此。王重榮曰：「大王勿慮，今朝廷失政，說我五鎮不去朝王弔孝，遣使領朝典來與我，到逼反了我五鎮人馬。既蒙大王厚賜金寶，要吾等人馬，先上并州，生擒克用，某等安敢不從。」溫大喜。當日五侯商議進兵之計。溫曰：「赫連鐸可留白馬高思繼，曹順可留下郤天。王二人趕運糧草，應付諸營，勿使有失。王重榮問誰肯為前部先鋒，直抵并州擒賊。張凱出曰：「某雖不才，願充前部重榮許之。張凱領人馬向前，一聲炮響，只見旌旗蔽日，金鼓喧天。五侯之兵，直上并州，不在話下。却說李晉王自至太原之後，每日飲酒，更聞方撤，忽報五侯兵到。晉王大驚，急聚眾將商議。晉王曰：「此必朱溫逆賊用計逼反了五處軍馬，料五侯決無此意。眾將有何妙計？」周德威曰：「今五路軍馬，遠來數日，先戰他一陣，以挫

其威晉王復問曰誰敢當先對敵嗣源曰兒願對敵晉王曰可帶兩路軍去嗣源曰三千人足矣存孝曰吾不用許多只帶一百人馬即可破敵嗣源大怒曰汝甚等人敢誇大口存孝曰用人之際何分你我二人似有相爭之意晉王曰先教嗣源領三千人馬前去破敵却教存孝只可帶一百人去二人領令前往却說嗣源上馬帶三千兵出林墩口而行塵頭起處五路兵來首將張凱出馬與嗣源交鋒兩將戰五十合勝負未分晉王恐嗣源有失令收兵回營存孝見隊伍回營即時進曰兒曾引十八騎殺入長安今夜亦只是十八騎去劫五侯營如折了一騎也不算功晉王曰汝昔日十八騎殺入長安彼皆不知故能如此今五侯已有準備安得成功存孝曰若劫不得願受軍令晉王調撥帳下精銳馬軍十八騎賜酒肉賞犒戰士存孝對十八人曰今夜奉令劫寨請諸公滿飲各宜勉力十八人面面相覷皆言五路之兵勢若泰山如何敢去存孝見眾人各有難色乃拔刀立於其中曰我為上將尚且奮不顧身汝等為何懼怯薛阿檀與安休休眾人見存孝怒起皆起身言曰願效死戰何懼之何夜將三鼓眾將披掛上馬來至寨前殺入王重榮寨中奔中軍而來原來王重榮寨中以前車仗穿連不斷周圍遠定不能前進只憑十八騎左衝右突往來馳驟如入無人之境逢者便殺各寨盡皆鼓哨烽火燭天喊聲大振存孝望南殺出敵軍莫敢抵敵對晉王使人引軍接應存孝十八騎人馬早已回至林墩口五路兵見是存孝莫敢追襲後人有詩贊云

戰鼓聲喧震地來 將軍到處鬼神哀 輕騎冲入五侯寨 方顯英雄虎將才 逸狂詩贊曰

甘寧百騎劫曹營 威推東吳至此稱 曾似勇南兵十八 五侯破胆盡皆驚

存孝引軍同時點將十八人不折一騎來至寨門眾將激聲大振晉王親自出接存孝下馬拜伏道左晉王曰只此一戰足以驚喪五侯之胆即賜絹十八疋刀十八口存孝受下分賜十八人却說五侯被存孝劫了寨互

根驚懼赫連鐸曰今日吾等皆被迷惑全中了梁王之計不該受他金酒把五路兵盡去於此倘存孝明日復來搗戰誰敢當之張凱進曰吾既為先鋒當先破敵豈懼彼哉次日張凱引軍討戰存孝親自上馬左有薛阿檀右有安休休三軍在門旗下迎敵赫連鐸縱馬提刀而出左有薛阿檀右有張凱安休休提鎗直取赫連鐸兩下戰到八十餘合勝負不分不防後面暗射一箭正中安休休坐下馬胸膈那馬直立起來把安休休掀在地下張凱提鎗欲刺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張凱面門番身落馬眾軍各自救了回去赫連鐸退回醫治張凱安休休回寨拜訴存孝存孝曰放箭救汝者薛阿檀也安休休頓首拜謝逸狂詩曰 赫連鐸自戰休休 射馬先輸暗算籌 神箭阿檀施報復 可惜張凱喪荒丘 卓吾子評

勇南公於五侯寨中前戰後殺左突右冲無往不勝五侯胆魄俱喪讀之令人擊節 存孝活捉鄧天王

却說張凱中箭回寨而死五侯向薛阿檀令調撥軍馬當先冲陣眾分五路私襲林墩口中一路王重榮左一路赫連鐸左二路曹順右一路周順右二路韓鑑每一路約軍一萬來到太原解鞍歇馬此時存孝對晉王言曰五路軍士遠來至此身疲力乏吾兵養成銳氣以逸待勞若趁此擒之不難兒是好漢待他人馬歇息了三日再去殺他教他死而無怨晉王曰吾兒存心仁義誰能及之至見五侯來冲頭陣遂自披掛提畢燕過縱馬出陣只見對陣門旗開處二十八將一湧齊出被存孝舉起畢燕搥不移時力誅一十五將餘軍驚散各自逃生殺軍大半是日天色已晚存孝領兵退入賓州城去却說鄧天王運糧到寨恭見五侯天王問可曾與晉王兵對陣否眾將皆曰已曾交戰數陣被存孝力誅一十五將退入賓州去了天王長嘆一聲曰誓殺此賊以雪前恥即使縛錦上馬運到賓州城下索戰有人報知晉王晉王半晌無語謂存孝曰不知此賊尚在你昔年放他

去學全武藝。經一十二年。只怕你今日敵此賊。不遇存孝曰。父王何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今日又到吾必殺之。遂披掛上馬。領兵出陣。尚前厲聲罵曰。梓不死的逆賊。尚敢來此。昔日黃桑店被吾所擒。放聲大哭。吾即放你回去。學全武去。今日莫非又來哭乎。天王大怒曰。吾昔日恨中奸計。以老母尚在。欲孝道。故發慈悲。令吾母已死。又學全了萬人之敵。正欲斬汝首級。以雪前恥。遂拍馬挺戟。直取存孝。存孝持單鞭。挺來迎。馬相交。未及數合。存孝逼開戟。大喝一聲。天王措手不及。被存孝活捉。過馬。早有小卒報與晉王。晉王大喜。急呼吾兒。且休放下鄧天王。待我遞了賀功的酒。以顯吾兒的威風。此時存孝在馬上。遠遠飲三盃。方把天王放在地下。軍士一齊擁向前來。將天王細縛來見晉王。晉王此時也不問他是非。喝令武士推出斬之。遂狂詩曰。

黃巢昔日放天王。

十二年來不日景。

母死精神無別慮。

片時斬首自未亡。

却說存孝正在歇息。聞忽然往後面一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人救醒。扶在帳中。眾將皆來動問。不知其意。盡愕然相顧。言曰。五侯擁貔貅之象。虎踞鯨吞。不料此人如此。怎知其威。倘彼兵再入討戰。如之奈何。眾互相驚嘆。原來存孝戰了一甲。用盡氣血。滿腔熱血。連飲了三盃冷酒。把那血逼住了。人卸去甲。中了風疾。心腹作痛。神思昏迷。寢食俱廢。喚醫者。刺藥調理。醫者曰。此疾乃風邪入內。急切難痊。須要一月將息。方可全愈。晉王三軍堅守各寨。不許輕出。却說三日後。高思繼運糧至寨。聞知眾將屢次殺敗。即時領兵前來挑戰。晉王按兵不動。罵至日暮。而回。次日又來連罵。三日。晉王恐存孝怒氣激動。不敢報知。高思繼直來寨前叫罵。要活捉存孝。晉王三番五次。只是遮掩。不使存孝知之。存孝雖然睡臥。心中自己知道。連日直來寨前叫罵。一日。高思繼親自點軍。擂鼓。吶喊。前來直抵城下。挑戰。晉王拒住不出。存孝命軍士喚安休。休阿檀二人入帳。問曰。何處擂鼓。吶喊。二人答曰。乃是軍中教演軍士。存孝曰。何欺我也。吾聞五路軍到。連日辱罵。幾次。父王不令。我知之。汝眾將兄弟。為何不出。二人答曰。只為吾兄患病。醫者云。慎勿使怒。則此疾即愈。故此不敢擅出。五侯之

兵果然連日在城下討戰。只是不敢報知。存孝曰。汝等不戰立誓。若何阿檀曰。眾兄弟皆欲暫且按兵不動。待吾兄病愈。然後出戰。存孝聽罷。忿然起而言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以馬革裹屍。豈可為吾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言訖。即欲披掛上馬。晉王知之。急來帳中止曰。汝病未痊。便欲出陣。恐怕力不敵眾。則三軍喪胆。銳氣盡挫。軍勢不能復振。吾兒不必忿怒。我即遣人出戰。存孝於是止之。嗣源奮然曰。賢弟。未可造次。軍馬臨城。若不出戰。是吾怯也。願領一十軍。決一死戰。晉王從之。令嗣源同周德威。樊達。點馬步軍一千。出城迎敵。却說李嗣源領兵出城。親自當先。持刀躍馬而去。且看來將如何打。扮但見。

鳳翅盔高掛金寶。渾金甲密繡龍鱗。錦征袍。花朵勝陽春。銀鍔劍。腰懸光噴。綉腿絨。圍翡翠。玉玲瓏。帶束。

麒麟。

上首的是神機軍師周德威。足智多謀。經文緯武。慣使雙刀。有西江月詞一首。但見。

如意冠。玉箱翠筆。絳綃衣。鶴舞金霞。精神凜凜。映桃紅。環珮玎珰。斜掛素道服。皂羅沾襟。紫絲絛。碧玉鈎。銀手中。羽扇動天關。頭上綸巾。微岸貼裏。暗穿銀甲。垓心穩坐。鵬鞍胸中。轄鬼神。瞞文武。雙全師範。

又有詩一首贊云。

天意生賢佐。殘存周德威。胸中藏武略。心裏運玄機。

智勇張良並。力能范蠡欺。掃除巢賊亂。青史譽皆知。

下首是跳澗虎樊達。長鎗立馬。後人亦有詩贊之云。

生居鄴郡稱英勇。慣使長鎗氣最雄。跳澗虎名誇有力。試看此戰可成功。

三人立馬於陣前。五侯遣白馬高思繼。領兵二萬。佈成陣勢。思繼將人馬分作兩隊。列於步軍之側。勢如兩翼。左右馬五十匹。大半皆是白馬。高思繼曾與羌胡交戰。盡選白馬為先鋒。背上綉三義兵。羌胡遠見白馬。便走。

怎見得思繼英雄但見

戴一頂三叉紫金冠冠口內扣兩根維尾穿一領襯甲白羅袍袍背上繡三個鳳凰披一副連環鎖子甲紫一條嵌寶纓帶帶一對雲根鷹爪靴掛一條鑲黃銷金帕帶一張鸞畫鐵胎弓懸一壺鵬翎批子箭左手執一面金獸面防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右手使一條渾鐵點鋼鎗坐下一匹銀色梅花馬百步斬人無有不中又有五言詩一首贊高思繼勇壯云

白馬高思繼 征胡屢有功 防牌懸猛獸 寶劍插飛熊
義勇真無敵 雄威不眾同 渠知存孝病 諸將畏交鋒

當日兩軍對敵思繼出馬與李嗣源更不打話共戰四五十合思繼詐敗逃走嗣源引軍趕入陣來誰知高思繼先已埋伏用手指揮五千兵一齊圍定嗣源在中間左冲右突不能得出周德威與樊達各自潰散晉王在城上望見嗣源困於垓心慌問眾將誰人出馬以救嗣源薛阿檀曰小將願往晉王遂命阿檀披掛上馬引步下壯士數十騎出城晉王領將士於城上擂鼓吶喊以助其威阿檀引眾軍離敵兵數里遙與嗣源招呼阿檀叫一聲飛渡淺溝眾皆奮力而過阿檀獨自當先奮力殺入對陣將謝墨迎之不能抵敵而走阿檀直至垓心救了嗣源回頭看時尚有數十騎在陣中不曾離得重圍阿檀復同殺入陣中所到莫敢敵當再救出這一彪人馬正遇高思繼攔住去路被阿檀奮力冲散嗣源縱馬混戰五路軍馬大亂安休休亦引軍士大戰敵兵緩緩唱凱入城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馬將軍久戰持 嗣源受困計無施 阿檀奮勇冲開陣 謝墨奔逃始解圍

卓喜子評

李晉王以酒酬功勇南公遂因染病復又鼓眾軍與五路兵交鋒壯哉

存孝病扶高思繼

却說李嗣源敗了一陣同薛阿檀引兵救援退入城中堅閉不出高思繼日夜在城外討戰存孝病不能起晉王親自前藥遣康君利李君存信二人送至存孝帳內晉王分付二人若存孝有問只說不曾對敵若說高思繼是好漢必然怒激存孝其病難好二人領命去了當日康君利對存信道這老漢用人不當一般皆是太保偏愛牧羊子不如先對存孝說思繼好漢先氣死了這賊存信曰此言正合吾意即可行之却說存孝抱病在床入報康君利李君存信二人來探病狀存孝遣人迎接二人入見存孝以被蒙頭而卧君利曰汝病若何存孝曰心中嘔氣藥不能用君利曰適來父王遣吾二人運送藥來服此即愈存孝曰吾患病許久不知五侯之兵曾與交戰否康君利曰汝自染病之後新來一將姓高名思繼是赫連錚部下之將使一面防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殺人無有不中右手使一條渾鐵鎗有萬夫不當之勇被他殺敗七十二陣今日父王引領五百家將十二太保出陣又被殺敗大半看來世上英雄祇有此人兄弟雖然人稱好漢亦不及此人矣存孝聽罷大叫曰苦哉氣死我也誓殺此賊以彰我志原來存孝激怒滿身是汗遍體生津卸甲風出了這一身冷汗其病立愈遂叫備過五名馬來乃披甲上馬諸將見者無不駭然引數百騎出城來望高思繼兵已佈成陣勢思繼自立於門下揚鞭大罵存孝從後騎後突然而出口高思繼匹夫見勇南公否五侯兵看見盡皆驚駭思繼大怒挺鎗直取存孝存孝挺鎗搦來迎二人戰上十餘回合存孝這開鎗大喝一聲正是戰馬寶鞍左退出滴溜拿過馬鞍來進進賓州城五侯人馬各自驚慌逃回本鎮存孝將思繼放於馬下眾將一齊向前細縛來見晉王晉王喝令斬之存孝告曰父王赦之留與兒部下聽用晉王從之思繼泣曰既然大王不殺我亦不活這性命矣存孝曰汝不願跟吾可告父王放你若何思繼曰果肯放回你是有仁有義的好漢吾到山東誓不與人相持矣存孝曰為何如此思繼曰我在死裏復生了一遭這一去苦身三頂地付于一張犁改惡而從善

矣存孝曰只今便放你去隨即放起與了衣服賜之酒肉臨行又贈鞍馬差人直送出城思維拜謝望山東而去
去逸狂有詩一絕贊云

英雄自古惜英雄 義釋高郎此日中 從此一犁歸去後 短簷春雨夕陽風

却說李晉王見五侯人馬退去內外無事回入後宮欣欣然面有喜色劉妃進曰妾每見大王時愁眉不展臉帶憂容以國家為慮何今日如此色喜晉王曰五侯倚作高思繼雄勢逼臨城下屢敗吾兵今日存孝帶病扶了高思繼退了五侯人馬如何不喜劉妃曰此人素有大功先滅黃巢恢復唐室天下吾等當貴實賴此人也古人以德報德大王何不將存孝封他鎮守使其快樂豈不為美晉王曰汝見甚明吾正欲如此遂使叫存孝來晉王曰汝自隨我數年苦爭血戰日夜不得休息吾當富貴實賴汝恢復之力令天下略定合宜封爵以報汝功沁州富饒之地魚米之鄉封汝去鎮守獨霸為王受享富貴何如存孝曰兒有甚功勞敢當此職又拋離膝下晉王曰汝勿辭可領人馬二萬副將六員即日上任供職勿使有失存孝頓首拜謝使領人馬運上沁州赴任去訖却說晉王部下眾將中只有康君利李存信二人不服存孝常有讒譖之意當日見封王赴沁州心甚妬忌君利遂與存信商議曰父王待人何有輕重把這牧羊子愛如金寶言他在賓州不得自在今封在沁州受其富貴吾等亦有汗馬功勞何待之如草芥也存信曰存孝出外正好行事吾思一計使存孝死無葬身之地君利便問計將安出存信附耳低言數句只消如此如此君利曰此計甚妙可急行之商議已定次日二人入見晉王告曰兒等久不習武事身體疲倦二人欲去打圍一遭請父王鈞命晉王許之二人即上馬持弓搭箭出了賓州運投沁州而來早有小校報知存孝存孝降階而接三人相見叙訴兄弟之情存孝設席酒至半酣存孝曰有勞下顧何事見教君利曰專為吾弟一事特來報知自汝到沁州之後老父平日醜樂酒色不理政事有大將呼延諫阻老父大怒殺之稱言五百家將十三太保止有一個親兒子餘都是義子叫眾人部

出了姓原姓趙今還姓趙吾弟却不姓李原名安景思可豎起安景思的旗號以別骨肉親疎存孝大驚曰吾父真老悖耳豈有此理吾思就死不敢出姓存信曰既不出姓父王今劍在此若不出姓教我二人斬汝首級去見父王康君利曰兄長相隨數年尚不知老父性如烈火既有令劍即可改之未知存孝肯從否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高思繼連敗晉兵七十二陣而存存存病擒歸一如探囊且又釋之毋乃惜其英雄耶晉王報功封存孝食祿於沁州恐不免康君利李存信妬功爵之忌耳

原來存孝實是有勇無謀一聞此語遂使人按倒原旗一聲號令不移時城上豎起一派盡是安景思的旗號二人辭別還到賓州却說康君利與李存信來見晉王拜伏於地晉王曰吾兒打圍如何二人曰圍也不曾打得到與父王打聽一伴大事來晉王曰是何大事二人曰不料沁州已反了存孝矣晉王大驚曰存孝忠義之人如何肯反君利曰吾二人眼見明白他既不反因何出了姓城上一派旗號盡是安景思的姓字晉王怒曰虎兒不可養也果是出姓急去擒此賊來殺之言未絕閃出劉妃向前告晉王曰妾見存孝忠心報國屢建奇功故勸大王封出沁州今反情未見况二人素與存孝有隙聽聞其語便欲擒殺此人恐其中有詐妾與嗣源運上沁州打聽虛實然後殺亦未遲晉王從之於是母子二人即時上馬運投沁州進發行了數日已到沁州城下母子遙望城上果然盡是安景思的旗號劉妃大驚曰事已實矣果改旗號此人反面無情恐中其計母子勒馬便走此時存孝與六將正在巡城忽見劉妃與嗣源到城下看了一番急下城來追趕大叫老母大兄緣何還不進城來勒馬便回此是何意此時母子只說反存孝跳下馬來大叫勇南人人乞饒母子二人性命可着昔日薄面存孝聽聞大驚急下馬來跪於路側告曰存孝並無異志劉妃曰汝在沁州許位已極

富貴足矣。何反存孝曰：是誰說來？劉妃曰：你既不如何城上打着旗號，存孝聽言，遂將康君利前事細說一番。劉妃駭然曰：你中了逆賊之計，可急到父王面前分訴明白。於是三人同上馬，逆投賓州城來。却說君利存信望見母十三人同來，君利對存信曰：事不諧矣。倘此賊對老父面，一訴說明，白為洩此事。怎了？信曰：不妨。吾有一計，假傳父王令旨，說賊犯黃河，調你母子二人帶領人馬前去截殺。這者斬首軍前，號令二人若去，吾與你便無事矣。君利然之，即依其言。果然劉妃與嗣源聞此語，不敢停止，二人遂往黃河截殺。止留下存孝到晉王面前分訴其事。是日天色已晚，晉王深有酒，人報存孝自沁州來，見晉王曰：吾已醉矣。醉後不言公事。喜兒遠路勞神，且向後營睡去。來早再說君利知晉王之意，暗謂存信曰：乘老父迷醉不起，先將存孝殺了，以免後患。存信曰：此計甚妙，便可行之。於是君利即假傳父王令旨，言存孝反叛，推出城門，五牛打之。此時存孝欲進宮訴說，四下皆康君利心腹之人，不能得入。存孝曰：老父怒發立等回報，安敢再入。急使軍人將存孝細縛，用五輛車來，各繫一牛，分作五隊。號令一聲，五下鞭開牛去，只一掙，被存孝把身一縱，都縱到身底下來。原來五軍上有五五二千五百石零五千之力，不計多少。存孝一生力大，是以皆被縱到身底下來。以此較之，存孝一臂有二萬五千斤之力，兩臂有四象不通之勇。存孝大叫：我得何罪，將五牛掙我言不絕。只見半空中見一金甲神，大叫存孝不得掙挂，吾奉千佛降文，玉皇赦旨，你原上界鑽石之精，降臨凡世。今日功行完滿，取汝歸天。若是遲緩，神人奪了你的坐位。存孝聽言，既上天叫，我安敢不從。遂叫軍人這等如何掙得我死，除非是將劍割斷手足之筋。吾即死矣。當下君利傳令，大喝五牛掙响一聲，存孝軀分為五塊。存孝亡年三十六歲。時天復三年秋九月也。後來史官有詩贊云：

兩岸西風起白揚

沁州存孝實堪傷

晉宮花草埋幽徑

唐國山河遠夕陽

雅谷遺踪跡

英雄有將聲

威容賽夏育

風味若陳平

後來宋賢吊存孝輓詩云

當領三千士

破除百萬兵

賓州天命盡

誰不痛傷情

晉王痛哭勇南公

却說晉王正在宮中熟睡，宮人來報五牛掙死存孝，嚇得晉王汗流浹背，魂不附體，急跑出殿前來視之。存孝已死，掙為五塊。晉王大哭，數聲望後便倒，昏絕於地。左右急救，半晌方甦。晉王問誰殺存孝，左右細說前因。晉王曰：存孝已死，只吾休矣。此時君利存信逃去數日，晉王遣人追之，半路捉回。正欲碎割，忽報劉妃還宮。晉王急令接入。原來劉妃與嗣源運到黃河界口，絕無動靜。知是二人詭計，急回賓州。知存孝被掙死，直來見晉王。劉妃曰：君利存信如此無禮，非不容誅。請大王副此二賊為存孝報仇。晉王曰：存孝如此，吾豈能獨生哉。正在痛哭，忽見一彪人馬飛奔而來，眾視之，乃存孝之妻鄧瑞雲也。瑞雲知此消息，帶領六將到來，放聲大哭，昏絕於地。三五番幾死，眾將無不哀痛。瑞雲再三上言曰：今存孝死於不幸，大王念父子之情，早為報仇。當日具棺槨盛殮，存孝屍首停於正庭。六將掛孝，軍士舉哀，震地。晉王喚武士將君利存信二賊倒燒一對，照天蠟燭在於櫃前，請高僧做法，大醮超度。繪寫存孝儀像，掛起。晉王親設祭一壇，祭文曰：

嗚呼勇南，天下戰士，古今無雙。何天不弔，令死於二人之手。使我慟傷嗚呼。吾今年八十，兒令既死，吾料隨亡。吾今取二人於市，熬油點燭，照爾幽光，其冤既白。爾仇亦報。爾名孔揚，嗚呼勇南，魂其有知。曷維尚享。

後人讀史至此，有詩數云

存孝英雄獨占奇，開疆展土定華夷。當時恨殺丹青子，不畫山前打虎威。

晉王傷悼不已，望棺前欲拜下。德威急前止之曰：不可。大王父也，存孝子也，豈有為父而拜子之理乎。晉王乃

止晉王曰吾豈不知之但以先死為神吾之哀毀踰禮不覺形於此耳後人有詩云

李存孝能文能武滅黃巢蓋世功名是晉王不合拜子也須知先死為神
當時報入長安昭宗知存孝已死念存孝英雄冠世有恢復之功大加悲切遂遣官員禮前來致祭晉王請使
入見了始知昭宗遣周德威代祭德威就將祭品擺列存孝靈前親自奠酒拜下今趙文宗請祭文曰

維大唐天復三年秋九月上旬祭主大唐昭宗皇帝遣兵部大司馬周德威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救
封鎮沁州地方協理軍務飛虎將軍勇南公李存孝之靈曰嗚呼存孝不幸橫亡天高日短無人不傷伏念
生居朔漠察北之方長自飛虎靈求之谷滅黃巢扶僖宗復入長安誅奸黨立昭宗建都天下官居一品加
為勇南公之職勢壓諸邦是飛虎將軍之譽唯君正宜享富貴於高堂豈期命早歿於奸讒人之死沒自古
難免不料君父以酒悞害忠良將二奸盡行誅戮與汝雪恨將軍陽世不將金印掛陰司多握鬼兵權嗚呼

哀哉尚享

德威祭畢淚流滿面哀動三軍晉王自嘆曰此事非予別人只是我酒悞害忠良致有此失遂自感嘆一詩云
終朝飲酒醉醜醜耳聽讒言害好人破巢之時用存孝太平不見勇南君

車吾子評

奸讒陰害忠良何代無之不特克用之於存孝而已然則克用迂悞太甚

當日晉王令鄧瑞雲同六將帶領三千人馬保護存孝靈柩英於靈求谷安靈寺守孝六將領命運上去訖早
有細作報入汴梁朱溫大喜曰存孝已死吾無憂矣今又令軍士護喪英於靈求谷內急遣尚讓七將領兵
前去劫奪存孝靈柩七將領命正行之次忽見前面一彪人馬盡打紅旗當頭截住去路為首閃出英雄身長
一丈勝濶三停赤脚蓬頭脅力過人乃壽章人也姓王名彥章因存孝巡行河北之時在沙泥河相遇二人鬥

了數合被存孝連人帶馬打落岸下彥章誓言存孝若在十年壽十年不出除是死了存孝纔敢出若運上壽
章隱姓埋名今探聽存孝已死引了人馬欲來投奔梁王正值七將兵至彥章攔住大呼曰吾乃潭鐵鎗王彥
章也來的人馬何往為從周曰吾等梁王手下七將令我王命領兵前去靈求谷劫奪存孝靈柩彥章曰汝
等錯矣君子不念舊惡人死不計舊冤存孝亦是好漢只因晉王耽酒悞殺搶他屍首何益不如引我去見梁
王陳說和解之事七將從之合兵一處運到汴梁城來七將入見朱溫曰存孝屍首如何萬從周曰不曾搶
得只與大王尋得一仙前部大將溫問曰是誰從周曰此人真定壽章人氏姓王名彥章溫曰聞名久矣吾正
欲見此人從周引彥章至殿下溫即欠身相接彥章下拜溫答半禮溫曰足下近在山東正欲遣人來請為將
破滅李克用共圖霸業今日得遇三生幸矣彥章曰李克用死了存孝其勢已孤臣視之乃癘疥之疾無足為
慮大王欲取天下不如先圖了昭宗再擒晉王未遲溫大喜即封彥章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設宴犒勞便問彥
章圖昭宗天下之計彥章曰臣見昭宗駕下寵用一人姓李名英現任丞相之職今在長安稱金費官大王親
將金寶賄賂他只見長安是久反之地汴梁是興隆之邦李英貪得見利忘義必奏准朝廷贊成此事先領旨
到此蓋造皇宮然後用計把駕迎上汴梁那時以圖昭宗有何難處溫曰此計甚妙我若得了天下富貴與汝
共之高議已定次日朱溫即自收拾金寶帶領數百鐵騎各帶輕刀短箭運上長安不日已至李英宅前下馬
小卒入報李英降階而接到堂上坐定叙茶已畢溫曰丞相別來無恙英曰仰賴福蔭略得清安大王久不相
見有勞眷顧溫曰恭惟大人見居元輔之職匡扶社稷不勝至喜今有黃金百錠珠玉一斗外有良馬一匹日
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玉驄某不敢乘坐特來併獻與丞相以助虎威英聽罷便令帶過來看果然
那馬身上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頭尾長一丈蹄帶項鬃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李英見了大喜
有詩讚贊良馬云

奔騰千里蕩塵埃 渡水登山紫霧開 犁斷絲鞭搖玉轡 火龍飛下九天來

卒與謝溫曰大王與此金寶龍駒某將何報之溫曰些小微物豈望報乎丞相肯為只在數句言語之間而已矣英請問其故溫曰某見長安是久反之地不及汴梁是地廣人稠永遠興隆之邦丞相只須奏准朝廷與吾領才肯意到汴梁蓋造三宮請駕建都便是丞相大功績也英曰大王見主上衰弱時勢已去莫非憂圖天下否溫半响不答英曰明日便奏朝廷發旨意與你領上汴梁蓋造皇城待吾告日把駕揚上汴梁讓位與你有何不可溫曰誠得如此丞相當貴無比二人商議已定次日昭宗陞殿近臣報言今有梁王朱溫欲見陛下帝曰可急宣來溫入見拜伏闕下口稱萬歲帝曰卿到此有何見奏溫曰臣見長安久反之地干戈擾攘不得休息臣守汴梁已久知是興隆之邦奏過陛下請旨蓋造皇城完工即請陛下遷都汴梁帝曰卿言須當與文武商議言尚未盡只見班部中閃出一臣面如紅棗突眼虬鬚威風凜凜胆量過人上殿奏曰大梁朱金忠真忠君愛國之臣也此人是誰乃丞相李英也帝問英曰此奏可乎英曰大梁王所奏金石之論也難得此人忠於王室既有此好處陛下宜從之帝正在猶豫羣臣皆言不可龍不離海虎不離山陛下安居大位豈可遠離乎臣料汴梁萬不及長安怎見得長安好是汴梁古人有詩為證

自古興隆地

周秦漢代修

三川花如錦

八水水長流

天下最為頭

朱溫曰你眾文武說長安好處也只如此且聽我說汴梁好處古人有詩為證

王氣騰騰徹北霞

祥雲繚繞照京華

寶粧樓閣侵銀漢

玉殿亭臺護絳紗

四時不絕山川景

八節常開琪樹花

年年三月登高望

香滿梁園百萬家

昭宗聽罷朱溫詩句心有千萬之喜遂喚中書連寫旨意與朱溫領去汴梁蓋造皇城朕即遣官軍將以

安府庫錢糧都運至汴梁選日請朕建都天下溫領旨出朝暗思此等皆君中了吾計好似一盞孤燈天曉月算來活也不多時溫行了數日已到汴梁遂起民夫搬運土木喚良匠蓋造皇城雕梁刻棟繪風描龍木及半載日期功程已成比長安宮室華麗又加十倍却說朱溫蓋造已完更遣王彥章先領人馬三萬前至霸陵川界以候接應親自運上長安入朝見帝帝曰朕差卿蓋造皇城如何溫曰臣領旨蓋造今已完備特請陛下到汴梁建都昭宗大喜當日點文武於朝堂帝曰唐室西都二百餘年氣數已衰朕觀氣色在汴梁先遣梁王蓋造宮室朕欲遷都今幸汝等各宜束裝學士陳輝諫曰長安久樂之地今無故損宗廟棄原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望陛下明鑒帝怒曰汝欲阻國家之大計耶平章事朱樸亦諫曰陳學士之言是也相公神堯高祖皇帝東征西蕩得成一統天下亦不易得今陛下至汴梁必中朱溫之計矣李英在馬上言曰這一起臣僚有失君臣之理可以斬之帝聞奏即日罷朱樸陳輝之官貶為庶民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朱溫得王彥章為元帥賂李英為心腹請駕建都汴梁社稷可危矣夫

唐昭宗駕遷汴梁

帝出上車駕駕前二人跪下視之乃尚書周侃左僕射伍習帝問有何事侃曰今聞陛下欲遷都汴梁故來諫耳帝大怒曰朕心喜上汴梁如何苦諫即令武士推出都門斬首百姓莫不垂淚下令遷都來日便行此時裝載金銀綬足玩好之物數千餘車運往汴梁去了却說昭宗方纔到了霸陵川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陣人馬到來百官皆失色帝大驚大將軍林有年出馬曰來者何人敢攔聖駕綉旗影裏王彥章出馬厲聲便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言羣臣聞知皆無所措王搏向前叱之曰來者何人彥章曰大梁王前部先鋒王彥章

是也王博曰汝來劫駕汝來保駕彥章曰奉梁王命特來保駕博曰既來保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彥章大驚
慌忙下馬拜於道左帝以言撫慰彥章拜謝帝入汴梁城是日登殿百官朝賀各依位次侍立自是朱溫縱橫
朝廷立異志內外之兵權盡歸彥章握溫請丞相李英曰吾欲殺昭宗自立為帝何如英曰可就此時行事遲
則有變矣來日於偏殿排筵只說與朝廷洗塵再奏過帝此離宮門不遠不好出入討介執照大王可選下好
漢埋伏彼處親自帶劍上殿索取天下帝與不與只此殺之溫甚喜即便教人排筵會於偏殿來日請帝次日
昭宗陞殿彥章欲於王府安排筵宴與陛下拂塵臣不敢請乞陛下借一偏殿方可行樂帝曰汝有此意可與
偏殿上設宴特賜同駕牌五百面與卿執照門上不敢阻擋朱溫領旨遂選五百鐵騎來往於殿下請帝於
殿同文武百官各依尊卑近侍執酒行數巡食過五味只見朱溫帶劍上殿帝見了嚇得魂不附體溫教止
樂停酒溫曰今日大事來皆聽察眾皆起身側耳溫曰天子為萬人之主以治天下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
社稷留此昏君何用可將大臣讓與我眾官聽罷默然無語各低頭颯地忽宴上一人推桌直出立於筵前大
叫不可梁王馬敢發此語欺侮唐朝無人物耶主上又無過惡安敢無禮吾知汝懷篡逆之心久矣眾皆大驚
朱溫視之此人保駕大將軍姓凌名圭遂向桌上綽起一把金壺望朱溫即打將來梁將王彥章在後面大怒
叱之曰朝廷大臣尚不敢言汝何等之人敢如此大胆即拔所佩劍將凌圭斬之帝見殺了凌圭下殿便走彥
章趕上扯之曰陛下肯與不肯早決何故走乎此時帝驚得面如土色帝曰容朕思之左僕射張文蔚曰陛下
差矣古之帝王無德讓有德自古皆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也豈不有陛下祖宗自古傳到
今請陛下思之中書門下楊涉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安有不敗之家陛下唐朝
相傳已二百年氣運已極不可自決而惹禍也帝曰今日酒醉非這讓之處耳朱溫提劍自欲殺之右僕射止
之曰不可陛下已許大王耳尚容再議不必造次溫怒乃止昭宗哭回後殿百官皆哂笑而退次日百官又聚

於大殿王彥章帶領鐵騎布列殿前召令宦官昭宗懼不敢出溫又遣人三次逼之慌忙更衣出殿蘇循奏曰
昨日陛下已許梁王天下今日可傳石帝曰卿等食唐祿久矣中間多有唐朝子孫真無一人分朕之憂耶蘇
循曰陛下之意不欲以天下禪於梁王曾見昨日之風景否帝曰汝眾大臣荷無見憐之心循曰天下之人皆
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海大亂今梁王英雄累建大功尚不知恩以報德也直欲令天下之人共伐之帝
曰昔梁紂無道殘暴生靈故天下人伐之朕即位以來小心謹慎未嘗敢行半點非禮之事天下之人誰忍伐
之循怒曰陛下無德無福而居大位甚有殘暴之道也帝拂袖而起張文蔚目視蘇循循縱步向前扯住昭宗
袍曰陛下肯與不肯乞早一決帝戰慄不能答塔下彥章之弟王彥章又集將七人葛從周尚讓齊克讓等各
帶劍上殿又見殿塔之下環甲持戈數百人皆兵士也帝流涕出血嘆曰祖宗天下何期今日廢之朕九泉之
下何面目見先帝乎泣告羣臣曰朕天下願禪與梁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薛貽矩曰臣等安有負陛下事已
至此可急頒詔以安眾心帝乃令楊涉草詔願禪國於梁詔曰

制曰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可收眷命所囑謂之大寶歷數弗在罔或倫矣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唐虞湯武
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朕今在位二年遭天下蕩覆賴祖宗之靈得
梁王竭誠盡力率先鋒鏑今仰瞻期運已去天命有適遜位而禪於梁今蒞倍臣獻上國璽追則堯典禪位
與朱全忠梁王無致辭焉欽此

是日百官齋丹詔并玉璽請梁王宮獻納朱溫便欲受之李英曰不可大王不可輕易雖然詔璽已至可令昭
宗親捧璽綬以禪天下於王可以絕人議論篡逆之言也朱溫大喜令謝蘭捧璽還宮帝曰此事若何李英曰
陛下親自送去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孫世世蒙恩矣帝到此時不容不行親自送去只得親捧國璽至梁王大
殿授與梁王去了然後披公服於羣臣班首稱臣再拜上彥章并集將葛從周等各掣劍在手布列左右大小

文武及昭宗皆北面山呼於是同聲共口齊呼萬歲麗泉詩云

當日朱溫強并李 欺凌唐室若嬰孩 誰知天地無私曲 不久依然換主來

卓喜子評

昭宗不聽忠良之諫遂致捧國璽禪於朱溫抑一保駕凌志亦可痛恨

晉王起兵伐朱溫

却說朱溫即位號稱太祖皇帝是日天氣清明微風不動眾皆拜賀已畢改天復四年為開平元年大赦天下國號大梁即降敕封昭宗為濟陰王便往彼處歇馬非宣喚不許入朝封張文蔚楊涉為平章事封蘇循薛貽矩為左僕射王彥章為馬部禁軍都元帥王彥童為保駕上將軍集將尚讓齊克讓等皆封為節度使李英進曰臣有奪天下之功比眾不同陛下不陞臣職何也梁帝大怒曰汝這逆賊尚復敢言朕想昭宗有甚虧汝之處將天下賣金只圖陰子封妻享富貴唐朝致有此失若留汝在朝眾臣效尤何以為國喝令推出斬之有詩為證

害人人害禍先招

禍福災殃却怎逃

只想五百人富貴 豈知今日中剛刀

後來濟陰王至開平二年春正月梁王遣王彥章緝殺之追謚唐哀皇帝却說有人來太原報知李晉王朱溫弒了昭宗自立為大梁皇帝見令訓練軍馬遠出大梁王晉王聽知大哭終日遂命百官掛孝望北而哭祭之次日人報約有一隊人馬十餘騎盡打紅旗穿紅袍騎赤馬捧見驟至晉王自出視之乃潞州王李傑也伏地而哭具言昭宗被弒朱溫篡位皇兄番漢人馬四十餘萬如此雄壯按兵不動故引兵來相助報仇晉王曰吾有此心久矣因存孝已死無效力之人既姪有志吾即發檄馳報各道召集王子王孫皆要起兵前來助戰李傑大喜當日晉王乃集諸將商議起兵時有岳彥真赫連鐸并各鎮節度使文武臣僚整齊齊盡懷報仇之

心各有恢復之意引兵四十餘萬離了并州直抵雞寶山來紮營寨未及一月天下王子盡皆起兵時有河南王李善晉州王李舉潞州王李演四川王李輔江夏王李遜膠州王李漢雲南王李弘唐昭宗親之兵多少不等關外二十七鎮諸侯共會有九十四萬人馬詐稱一百萬名將八百四十員虛號一千員又官武將皆投雞寶山來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三百餘里晉王乃宰牛設馬大會宗室眾各施禮畢兩行分爵位年齒列坐商議進兵之策潞州王李傑曰今舉兵討賊為君報仇汝等各聽晉王約束毋得以強侵弱恃多欺寡務要齊心戮力以盡臣子之節眾皆曰惟命是聽晉王曰誰肯為前部先鋒二太保李思招出曰兒雖不才願為前部晉王許之思招領兵直奔雞寶山關來檄文曰

唐晉王檄下唐諸宗室諸侯王二十七鎮節度使諸大臣百官百姓謹按朱金忠者始以鹽徒黨叛既以窮寇求歸我先帝念如赤子盜兵金魚乞命既赦不殺仍爵之官恩斯厚斯義不薄矣何今金忠不忠包藏凶狡劫駕都汴遂盜天位匪夫不道於斯已極弒君之賊人所共誅吾今將帥諸侯軍百萬戰將千員所至望風投降者聽助逆者殺之無赦故檄此檄到者各宜聞知

却說這時把關將緊守關隘差流星馬往皇城告急梁帝自即位之後每日飲酒更深方散當日接得告急文字大驚聚眾商議曰今李克用聚各鎮王子人馬直抵關前欲為昭宗報仇眾將有何拒敵之策王彥章應聲出曰臣願領兵前去破敵梁帝聽言大喜加彥章為天下兵馬正征討撥馬步軍士十萬一同世子未友瑋星夜便走麗泉詩云

梁晉交兵二百場 殘唐五代動刀鎗 打虎將軍太原死 今日纔興王彥章

却說晉王在雞寶山紮住遙望王彥章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晉王見了駭然未敢叫太保出馬顧與河南王李善步將鄭績曰久聞汝河南猛將何不去戰彥章鄭績欣然領鎗上馬直出陣前彥章備鎗立馬觀

若靈官立於門旗下看他怎生樣結末但見

戴一頂十鎗打萬鎗頭前抹額後扇雙鳳翅又纓尖抵刀斧擋鎗鞭纒飄烈大紫金冠穿一領王母摺玉
女穿柳家鋪顏色鮮豔蛟龍繡彩鳳縷絲絳緞縷縷園花十綴絹猩猩血染大紅袍冠一副能工手巧匠
抄神火煉玉鑽鑽損鎗頭環箭桿轉斧口傷刀劍隨身護體黃金甲束一條裏邊表外邊滿嵌八寶七絲攢
玲瓏釘瑪瑙鑲紅榻黃放毫光拳胸勒甲御靈帶右手下帶一條寒寒冷颼颼隨大將伴諸侯千軍怕萬
人愁拿在手鬼神憂打將竹節虎眼鞭左手下帶一根亮刷白似雪三尺長四指闊沙魚鞘常見血削鐵
如泥昆吾劍飛魚袋帶一張龍田稍虎筋弦黃化畫面寶單弓走獸壺插幾根金綫豆倒馬乘傷軍射將連
珠箭掣一條金甲杆丈八長賓州鐵打似鋒芒紅纓亂舞吐舌猶如怪塔出錢塘穿袍過透心涼追魂取
命渾鐵鎗騎一匹兩耳尖四蹄圓登峻嶺走高山嫌日短懶加鞭兩頭見日行一千南方赤兔胭脂馬火龍
飛下九重天

逸狂有詩贊云

大將威風手段高 金盔金甲大紅袍 等閒不取抬頭看 帶人連馬似雷交

却說鄭績運取房章大罵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鎗落刺鄭績於陣前晉王大驚曰真勇將也李思昭
上馬持矛運到陣前大罵房章吾今殺汝房章更不打話交馬只一合一槍把思昭挑下馬去李存直便出晉
王許之直出馬與房章戰有數合攔馬便走房章趕上一鞭把存直頭打得粉碎殺軍大半回營去了晉王見
連折二太保心中憂悶日天曉次早房章之弟房章披掛鎗上馬領兵陣前索戰晉王問誰敢出馬問出
太保存龍存虎存海存豹存江存受六將叩頭道兒六人出馬晉王許之六將出營布陣問來將何人房章答
曰汝可認得吾是保駕大將軍王房章否李存龍持矛大叫逆賊休走誰識汝來使戰房章各路諸侯一齊助

戰存虎見存龍漸漸槍法散亂房章越添精神輪刀躍馬使出房章見了遂棄了存龍來戰存虎後面存海四
將一齊擁出戰住房章不及數合槍刺了六將衆軍各散奔走房章勒馬回營未及半晌房章又來挑戰此時
晉王心驚惶惶回頭問衆將曰誰敢再戰陣中一將縱馬挺鎗而出視之乃同臺節度使岳彥真兩騎相交戰
不五合被房章一槍刺於馬下房章之子存訓見父被殺輪刀躍馬要來報仇交馬數合被房章一鞭死於馬
下房章在陣中混殺左右突無人敢敵背後青州王李舉前州王李演泗州王李輔江夏王李遜併來合戰
房章方退四處各折人馬退三十里下寨衆王子併節度使都聚一處商議破敵之策正憂悶間小校來報房
章來搦戰門出劉智遠披掛上馬縛定漢刀出陣去迎房章門上五十餘合房章大怒取鞭在手叫聲看鞭劉
智遠措手不及被打一鞭打得抱鞍吐血而走却說大寨李晉王陞帳使流星馬探劉智遠大折一陣晉王大
驚曰不想智遠敗於房章之手吾等極挫動銳氣衆諸侯無言正商議間探子來報王房章引鐵騎直來寨前大罵搦
戰晉王曰吾等許多軍馬不能敵一房章安能滅却朱温言未絕鄆州赫連鐸曰某願往晉王喜甚便叫赫連
鐸出馬不多時報來鐸與房章交戰不及三合被房章斬之衆王子大驚河南王李善曰吾上將樂榮可斬房
章晉王急令喚至樂榮應聲而出手提大斧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樂榮又被房章斬了衆王皆失一晉王嘆曰
可惜吾存存已死若留在此豈致房章施威哉汝衆王子許多將士豈無一人可敵房章衆皆無言晉王言罷
痛哭一場

車吾子評

李克用為君討賊屢戰屢失將士挫動銳氣惜哉勇南公安能復生哉當此之時豈特晉王悲慟耶

雜寶山存奉顯聖

正值彦章搦戰，晉王大叫快備馬來。吾自出陣，一遭此時。晉王年已八十四歲，披掛上馬，綽定唐刀，領兵出營。彦章視之，見兩面日月龍鳳旗，旗下一將，顏垂千條綫髮，縮一窩，但未知如何打扮。

金甲金盔，翡翠袍，腰間玉帶，束縛坐下，十里追風馬，痛上橫担，定唐刀。

王彦章正欲迎戰，彦章一馬當先，問曰：來者莫非晉王否？晉王曰：然也。彦章曰：汝將已被吾殺盡，尚敢自臨陣耶？晉王大罵曰：這夥奸賊，奪吾大唐天下，天厭神怒，吾親臨陣取汝首級，言罷，兩馬相交，雙刀並舉，怎見得有詩為證。

刮地寒風聲，颯颯硬戰征袍聲，似擦逼逼刺馬蹄，嗚叮叮瑞瑞袍鎗聲。你死我活不代輸，一往一來交戰。典心鎗挑鎗戰袍，舉意刀劈連環甲，摩旗小校手連顛，搗鼓軍師鎗亂打。

時晉王年老，筋力衰敗，戰不數合，被彦章殺得大敗，撥馬而走。已近黃昏，左側彦章趕下陣來，前走約好似猛風吹敗葉，後追的恰如急雨打殘花，追趕已無措手。大叫吾兒存孝，昔日汴梁赴會，汝曾救我，令我死在滸水。汝何無靈言，未絕只見東南上一陣風，捲出兩面飛虎旗，旗下是存孝，結束如生。

虎噬腦乾，坤少有虎皮袍，益世無雙，猶貌鎗鎗刀，不懼事熱，趨能取人魂。馬上橫鎗，渾鐵搠，五名馬，蹇過蛟龍。

晉王叫勇南公，吾兒快來救我。只見存孝一馬當先，厲聲大罵：奸賊吾在此，等多時，彦章大驚，叫聲苦也。跌下馬來，氣絕身死。此時存孝如在雲霧之中，叫聲老父兒與你相會一面，以完父子之情。梁兵自此勢敗，兒今辭別朝，天去了。晉王回頭看時，只見風清月朗，不見了存孝，獨有王彦章死在地下，餘眾皆散。逃生晉王，放聲大哭，叫數聲吾兒死後，還來救我一命。下馬斬了彦章首級，而回。眾王于併諸侯接見，哭訴前事，眾皆嗟歎不已。早有人報知王彦章，言存孝打死了彦章，見後面人馬到了，嚇得王彦章魂不附體，慌忙上馬，盡力加鞭。

望後而走，本陣軍兵魂飛魄散，棄鎗落刀，失盔拋甲，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詠史詩曰：

存孝當年弔伐勤，要將忠義報先君。只因打虎追巢賊，死幾彥章敗敵軍。

非是兵機無計策，只緣天意有攸分。大唐基業今何在，惟有將軍一古墳。

彥章走了一夜，離唐營二十里，死屍不絕。彥章點聚餘將，復與唐家對面安營。此時彥章一怒，鎗挑名將一十六員，落馬餘皆放馬逃生，却說梁兵二十餘萬，用糧浩大，況諸郡荒旱，人皆相食，屋宇盡皆折毀，軍人無不擔掠。與唐軍相拒一載，有餘糧盡，乃上表梁帝，催糧梁帝應付十萬斛，軍士支給不敷。彥章與宋友珪商議，兵多糧少，如之奈何？友珪曰：吾正憂慮此事，糧食兵將應付糧米，越日到軍前，支給彥章曰：今天氣炎熱，且宜按兵不動，殺下親往朝廷面奏，即遣將應付糧米。越日到軍前，支給纔好。與唐相拒，友珪披掛上馬，帶領數人，離了雞寶山，行了數日，已至渝邱地面，至汴梁止，隔一日程，離原來友珪結束，得如商賈相似。又值天氣炎熱，歎息於垂楊樹下，只見得路上往來之人，三三兩兩，互相人語。大梁王朱溫甚是不仁，翁婚兒婦，為妻父納子，妻為妾，友珪潛自聽之，駭然大驚，安有此等之言，遂自向前而問。遠近居民，眾皆一語，友珪暗想：吾父禽獸之輩，不仁之心，甚於虎狼，吾若回朝，必遭其害，不如仍回雞寶山，別圖良策。逸狂詩云：

堪嘆朱溫太不仁，翁婚兒婦滅人倫。焦蘭殿上頓回首，天道誰言報不均。

友珪於是勒馬急回本營，王彥章接見，訴知此事，別有良圖。友珪從之，却說李晉王在帳中，鎮日憂悶，被水手殺做個閉門不出，猛想存孝尚留六員副將，在飛虎山守靈，急喚李嗣源調取這一枝人馬，前來助敵。嗣源去了數日，六將已到，屯於北城，細作報知彥章，便欲移兵來打北城。李罕之傳令，叫五鼓造飯，天明大小軍馬都皆出城，城上虛插旗，虛張聲勢，軍分二門而出，却說王彥章引兵列陣於北門外，當日晉兵分二路門而出。彥章親上將臺，看見城上牆邊盡虛糊，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彥章心中暗想：晉王兵

必是糧盡勢孤力窮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傳令云令兩軍分左右為翼如前後得勝盡力追趕直止鳴金方許退步就叫為從周領住後軍親自進兵當日對陣鼓聲大震彦章出馬在陣前晉王自至門旗下揮鞭指點誰人向前一將應聲出馬乃安休休也與彦章交鋒不十合彦章鎗刺安休休於馬下彦章大呼姓名搦戰唐將薛阿檀出馬與彦章戰十餘合又被刺死唐將勢亂眾軍先退李罕之傳存審兩個押後彦章指兩翼軍沖出晉兵大敗彦章自率大軍追趕至北城下唐軍皆不入城都望西北而走梁將李思安劉知俊引前部盡趕彦章見北城門大開城上又無軍馬指點中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進彦章在背後加鞭縱馬直又到甕越道邊城上薛鐵山竊見彦章親自先入暗暗喝采一聲梆子响兩邊弓弩齊發箭如雨下罕之先入門殺出落陷馬坑去彦章正勒馬回一箭正中右臂彦章翻身下馬賀黑虎從門內殺出迎來殺彦章却得司馬鄴張存敬兩個死命救出城去了軍士突出梁兵自相踐踏落墮填坑者無數為從周急收軍時李罕之傳存審分兩路殺回梁兵大敗却得尚讓引一軍從側首截出救了李罕之引得勝軍進城為從周比及收拾敗軍傷者數多二將救彦章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拔出弩箭頭將金瘡藥塞掩瘡口只在帳中養病按兵不動却說王彦章又斬了安休休等威聲大振遠近皆驚連絡不絕晉王聚眾商議曰彦章又據北城如虎生翼况屢斬名將吾兵銳氣皆挫此賊按兵不戰若一日瘡愈復出誰能當之李嗣源曰一人可破此賊晉王問是誰昔五侯反太原時存孝病挾的那人姓高名思繼是山東應州東平州人氏因存孝放他還家耕鋤為活若去調取這人前來破賊必矣晉王大喜教嗣源一行却說嗣源收拾行裝跨刀上馬直抵山東而來訪至高思繼門前下馬二人接見大喜盡訴前事思繼曰自勇南公擒我饒了性命回山東來誓不與人相持今已數年自善苦身三項地俯首一張犁不須再言武事嗣源見思繼若無相從之意暗想此人只可以言激之嗣源曰天下王位各鎮諸侯皆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稱羨不已吾與王彦章交兵被他趕下陣來我討彦章今來趕我不足為奇

汝欲為好漢且停兵不戰吾聞山東潭鐵鎗白馬高思繼世之英雄有萬夫不當之勇待我請來與汝對敵王彦章聽罷陣前誇言忿然大叫我再不來索戰待汝去請來不來便罷若到這羅寶山來我擒住他高思繼聽罷激得心頭火起口內生烟大叫左右快備白龍馬來待我去擒此賊遂披掛上馬遂離了山東望羅寶山進發但見日長步緊風急行斜好似流星不落地猶如駕箭離弦二人奔馳不日已到唐營來見晉王晉王大喜命坐慰勞了晉王說王彦章斬首無算軍士喪氣請將軍相助思繼曰容吾觀其動靜晉王置酒待之要知後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卓喜子評

彦章殺傷晉兵無算而李晉王若非勇南公願聖幾乎不免復又梁兵索戰徵請高思繼抵敵似亦無聊之計耳

殘唐五代史漢義傳卷之五

彦章智殺高思繼

當日忽報王彦章搦戰晉王引思繼於高阜望之思繼侍立於側時晉王指曰虎蓋之下橫鎗立馬者王彦章也思繼亦隨指看之見其人繡袍金甲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思繼與晉王曰臣雖不才願領兵出戰遂披掛綽鎗上馬直出陣前提鎗直取彦章彦章急架相迎二人交馬正是棋逢敵手未過良工叫聲好殺乍見得

兩邊鼓向震天雷就地鑼鳴如霹靂人馬軍前捨命爭雄刀鎗鏖磨似那如來會下哪咤搖動五色旗氣影相迎猶如那四州大聖降水母釘撩釘便摩皓月中鎗甲對射銀山兩條條四面混江龍一對對巴山白額虎

二人混殺了一日闌上三香餘合天色已晚晉王教鳴金收軍兩下各領兵回營却說王彦章回到本營謂左

右曰高思繼刀法甚熟真我敵手若不收兵險傷此人之手來日用回馬鎗挑之必全勝矣次日引軍上馬來戰高思繼亦引軍來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房章曰吾今須決勝負不可收兵言訖相交二人又戰五十餘合房章見贏不得高思繼撥回馬拖鎗便走思繼疑房章怯已恨不得趕上放開馬趕下陣來房章回頭見思繼馬來得近兜回馬一鎗思繼收馬不及當心一鎗刺死房章斬了思繼首級此時餘眾四散奔走來報唐營高思繼被他回馬鎗刺死晉王聽見大哭一聲氣殺我也口角噴血倒於地下牛胸氣絕身亡逸狂有詩嘆曰

雞寶頻名將 時危不可撐 勇南亡去後 思繼復招魂
忠義心空亦 衰殘志可矜 一氣能噴血 誰將社稷平

原來晉王一是領頭奮發二是那二百場戰敗的氣三是年高八十四歲後來史官有詩為証

唐室衰微不可扶 天教溫賊篡良圖 君仇未報身先死 到此英雄豈丈夫

按本傳回馬鎗挑了高思繼氣殺了沙院李晉王眾王子大駭便欲舉哀書傳晉王身死商議做李潞州王李傑曰眾王子且勿喧鬧王彦章得知晉王死了他便又領兵來交戰誰與他抵敵急將晉王棺殮着令蕭劉二妃帶領三千兵馬護送靈柩星夜赴賓州埋葬此為上策眾王子從之却說眾王子商議晉王已死可令潞州王權掌晉王兵印潞州王曰吾有何能敢任此職眾王曰以昭穆定之非汝不可為也當日李傑謂嗣源曰水手逆賊日夜索戰唐兵不能討賊報仇此時若何你看何處有兵借得一枝前來取敵嗣源告曰吾終日奔馳道路不是個調兵的人却是個勾命的鬼各處調來將士却傷於此賊之手免令要運往直北大潼李友金調取那枝人馬前來破敵必矣李傑大喜即遣嗣源一行嗣源披挂上馬直望北進望但見途中三三兩兩互相啼哭携兒抱女夫東婦西各人顧命逃散殺得那百姓家家門首吊着一個木牌一邊寫是個晉字一邊寫是個梁字那軍一壁裡殺一壁裡搶搶到莊上那百姓打聽得是晉兵把那晉字吊過來那軍說是晉王的民不要

打就過去了後兵又來搶打聽得是梁兵把那梁字吊過來那軍說是梁王的民不要搶也過去了後來搶得滑了不論梁晉都搶了因此人民朝屬梁而暮屬晉嗣源見了百姓如此之苦喟然嘆曰只因這梁晉交兵殺得那軍士受塗炭之苦百姓有倒懸之急天下荒荒人民死其大半嗣源勤馬星夜去到直北大潼城拜見叔父李友金呈上告急書言王彦章殺我父兵敗二百場不能措手回馬鎗挑了高思繼氣絕了我父王現守雞寶山相攻至急望叔父乞發大將相助友金聽罷放聲大哭可惜皇兄死於非命唐室不能報仇友金問班中眾將可引一軍去雞寶山相助言未絕一將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領兵前去以斬王彦章之首友金視之其人身不滿七尺年約十四五歲面如傅粉眉如畫眉乃北平人也姓史名建唐是友金部下的一員名將極有智略友金聽其言大喜封為總兵官撥軍二萬使將八員一同李嗣源連夜便發飛奔雞寶山來却說史建唐領兵正行前面報馬言到唐營離此不遠建唐即喚八將將這二萬人馬另自安下一個小營嗣源引史建唐來見潞州王盡訴其事王曰吾姓遠路風塵不易許多好漢皆致傷命叫此一個小孩兒到此馬能成事若敢出陣必被水手取笑建唐向前告曰大王休小覷我將在謀而不在勇吾乃名將之子九世長將之孫量一水手有何畏哉此時正話間王彦章又來索戰建唐叩頭曰小將願往斬彦章之頭獻於帳下潞州王許之建唐連回本營分付八將先領六千兵去埋伏左右吾自領兵三千當中殺出我若輸了你們兩邊即來接應水手若敢了你們左右截斷他的去路但有退前縮後者此劍為例眾將領命去了各各披掛上馬領兵出營佈陣王彦章在陣前看了稱羨不已自言梁晉交兵二年餘未逢敵手今日不知何人佈此陣勢實是天地人三才之陣他敢也是他勝我勝亦是他勝言未絕只見素羅旗下閃出一小將怎生打扮

髮綰齊眉年約十四五歲桃腮兩頰約身不過四五尺長頭帶銀盔身披銀葉甲手挽梨花鎗坐下玉驄馬這不是哪啞太子敢是個傅粉何郎

那陣上王彥章又長又大。惡是金剛。猛如八戒。見了大笑。言佈此陣。到有餘矣。原來是個孩子。出陣使問來者何名。建唐曰。吾自白袍史敬思之子。直北大潼城。總戎官史建唐是也。汝是甚人。彥章曰。吾是鐵鎗王彥章。是也。建唐即挺鎗直取彥章。彥章急架相還。只聽得

轟雷砲响。殺賊連天。金鳴。震起戰鼓。齊敲陣前。陣後。虎狼兵。四哨五營。排陣。脚旌旗。閃爍。吳轟。飄飄。鎗刀。賽雪。密密。層層。劍戟。如霜。鋒列。馬軍。如蛟龍。出水。步兵。如猛虎。穿林。沙塵。飛起。渾如。障霧。旗開。處。閃出一小將。拍馬。揮戈。心性。急。猶如。泰山。傾倒。好似。海水。翻騰。兩將。交鋒。這場。好殺。

二人戰上一百餘合。建唐大怒。取鞭在手。喝聲着鞭。彥章躲不及。正中一鞭。抱鞍吐血。勒馬而走。建唐後面飛馬追之。却說彥章此時。不往本陣。逕走左手下。來。不料左邊四員將湧出。喝聲水手賊。走向何處。四條鎗攻進陣來。彥章魂不附體。勒馬走向右手下。來。豈期右手四員將一枝兵湧出。逆賊休走。彥章回頭看時。史建唐親自後面。拖至彥章。殺開一條血路。從南面陣。逃。生走了。建唐曰。誰放走了。此賊皆言。八將健。第二名張夷放走。建唐大怒。喚刀斧手。拿張夷去。斬首。今後。慢功者。照張夷為例。七將見了。肅然。建唐差人到唐營報捷。潯州王曰。不想此人。被水手一陣。眾王子出接。建唐隨即。舉杯作賀。重賞眾將。不在話下。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高思繼餘生數十年。不合又應晉人之請。亦死於彥章之手。此時生民塗炭。朝梁暮晉。固有孟字悲夫。

建唐智擒傅道招

却說王彥章回寨。與諸將商議曰。人言史建唐名將之子。英雄無敵。今日方信。說猶未了。葛從周來相見。彥章接入禮畢。從周曰。聞將軍戰史建唐。不過。不如且退軍避之。彥章曰。梁王命公為大將。何弱也。吾來日誓必擒之。從周相勸不聽。自回。次日。彥章上馬引軍。前來。建唐亦引軍進。兩陣對圓。戰將齊出。彥章曰。吾今與你定決。

勝負不可收。軍言訖。各放戰馬。戰至五六十合。彥章撥馬拖鎗。便走。回頭看建唐馬也不動。旗也不移。兜回馬叫小將。因何不想。建唐叫水手賊。你這計只好哄高思繼。如何敢來哄我。彥章大驚。拈鎗又刺建唐。手招七將一齊攻來。彥章抵敵不住。撥馬逃回。建唐軍大半。遂自回營。當日。建唐喚七將分付。汝等領三千人馬。埋伏於汴梁大道左右。但有奸細。擒來見我。自有用處。七將領命去了。且說彥章連輸二陣。在帳中納悶。却說部下護道招。接了表文。密藏在身。食餐一飽。當晚上。馬令人送出大營。逕上汴梁。道招放馬剛走了十里。忽落陷馬坑。連人帶馬。跌下坑去。一聲砲响。兩下撓鉤。齊出。搭住道招。來見建唐。建唐問汝是誰。道招答曰。吾是梁王殿前大將傅道招。是也。建唐曰。汝欲何往。道招只得。以實告之。建唐接着表文。喜不自勝。遂將道招。剝了衣服。斬之。次日。建唐設一計。令人往大梁去。說請糧草。遂問部下。誰人敢去。言未絕。只見閃出一人。來手持鐵鎗。向前跪下。道主帥小軍。不才願上汴梁。建唐曰。汝是甚人。有何奇計。其人答曰。小人是巡營小軍。趙霸是也。願去說請糧草。而回。建唐曰。汝這一去。誰得軍糧。回來。便奏。建唐為殿前帶力。都指揮之職。趙霸拜謝。隨即穿了傅道招的衣服。背上表文。上馬。逕投汴梁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史建唐勇敗王彥章。百姓得有寧字。殺傅道招。而得趙霸於軍伍中。奮然單騎入汴梁。壯志可嘉。

趙霸入汴誑軍糧

本傳考之。原來趙霸乃趙匡胤之高祖也。趙霸所生趙弘殷。弘殷所生趙匡胤也。却說趙霸即日收拾領令。綽槍上馬。行了數日。已到汴梁。進城到東華門等處。却說大梁王陞殿。近臣奏曰。今有王彥章差一使奉表。至只在東華門外等音。梁王急宣入。問之。使臣進見。獻上表文。梁王折開視之。表云。

欽差領兵征伐總兵官王彥章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表奏乞恩為遠賜軍餉應初接事陛下聖旨差臣領兵上雞寶山擒獲李克用臣殺晉兵二百場不能措手今有河北大潼城白袍史敬思之子史建唐領兵迎敵連敗微臣二陣軍微將寡缺軍欠糧伏望陛下遣良將數員精兵數萬星夜前來助戰臣擒晉兵於指日掃除後患於此時以決雄雌軍情至緊至緊彥章表奏以聞

梁王看了表文事不宜遲便問齊表官是其之字霸曰臣是趙霸朱温即謂曹龍曰汝可同趙霸引軍馬五萬糧草十萬斛星夜上雞寶山去曹龍曰欲求一將為副將一同領兵押糧前去梁王曰誰可為副將押赴糧草前至雞寶山軍中應用一人挺身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史建唐獻於殿下以報主上知遇之恩梁王視之此人天水人也姓于名耀表字德輝梁王大喜曰史建唐名將之子智勇兼全威振遠近未逢敵手今遇德輝真無敵也加于耀為副將軍加曹龍為大將軍梁王謂曹龍曰朕知汝深有利謀故遣此行曹龍拜謝當日梁王撥軍與曹龍這五萬人馬皆北方強壯之士衣甲鞍馬軍器嚴整三人即日離了汴梁望前進發但見旌旗耀日盔甲鮮明大小糧草之車隱隱而去行了數日只聽得一聲砲响閃出一枝軍來曹龍見了大驚便對趙霸言曰兀的不是唐兵來搶我糧草霸曰此不好事縱有些小人馬何足懼哉你二人當先我在後面接應只要輸不要贏我一生慣使九股紅錦套索得唐兵趕來不怕他有幾個我一套都扯下馬來曹龍于耀聽罷二人出馬當先只見山坡後唐兵七將湧出厲聲大罵奸賊奸將糧草獻來萬事皆休如若不允玉石俱焚曹龍大怒拍馬拈鎗便刺交戰三合撥馬便走逕來投救趙霸正是有心算無心無心怎提備曹龍被趙霸冲个滿懷喝聲着中一鎗挑曹龍於馬下于耀挺鎗來戰被七將圍住困在垓心四下亂鎗便利趙霸把旗一展軍馬糧草盡皆搶上唐營去了趙霸來見建唐叩頭道我上汴梁雄兵五萬三千糧草十萬石今已到營交代明白建唐大喜曰吾軍中正缺糧草今得此足以接濟汝有大功吾曾許之合宜奏陛下為都指揮之職趙霸謝

恩却說王彥章在營中與諸將商議拒敵之策忽見數人敗殘人馬來報梁王遣糧草十萬人馬五萬三千曹龍于耀俱被趙霸殺死馬下糧草都搶入唐營去了彥章聽罷大怒曰中唐賊之計若不殺趙霸此賊怎泄吾心中之氣不知傳道招死於何處汝諸將可助我之力即日起兵先擒趙霸次滅唐賊是吾之願正商議間人報朱友珪朱友從至請入帳中彥章哭訴前事友珪曰汝勿憂慮吾與朱友從二人親自上汴梁去一來打聽傳道消息二來奉討軍糧彥章然之於是二人即披挂上馬急走如飛連上汴梁怎見得有詩為証

急遞思鄉馬

張帆下水船

流星不落地

弩箭下離弦

卓吾子評

趙霸抑能脫請軍糧盡歸唐營只此一功足徵子孫一統三百年大宋之基乎噫彥章之計窮矣

君臣三賦焦蘭殿

却說朱友珪朱友從行了數日不覺早到汴梁進至東華門下等音時朱温起不良之心亂倫之事正與兒婦賈氏在粉宮樓飲酒作樂忽報二人殿下自雞寶山來見陛下梁王即令宣入問之此時梁王酒已半酣把賈氏事情俱已忘了宣友珪來見正見左首坐的是朱温右首坐的是友珪妻賈氏友珪大罵無道昏君禽獸之為滿城人說翁婿兒婦父納子妻王彥章不信今日果有此實事矣怒然發即拔出劍來朱温見了知事已泄抽身便走友珪趕步如飛直趕到弒昭公的焦蘭殿上來朱温大叫世間那有子殺父友珪答言你因何去臣弒君朱温躲避不及被友珪一劍砍落屍首在地不妨朱友從仗一口劍從後趕來較足飛步而走友珪反被朱温屍首一絆跌倒在地友從趕上喝聲着中等開縫有血劍過項無頭此殿上臣弒了君子弒了兄弟弒了兄三弒佳蘭殿才人意不盡有詩為証

颯颯金蟬逸樹飛

綠柳枝上逞高低

金風未動蟬先退

暗送無常死不知

朱温身七百官發夜一面具棺殯殮停靈柩於偏殿張文蔚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大位乃請朱友從即皇帝位開平三年改為乾化元年朱友從字公順加張文蔚平章事後八月葬朱温於宣陵謚曰太祖皇帝尊皇后徐氏為皇太后入養老宮大赦天下却說大唐細作飛報入難寶山眾將告知潞王李傑聞知大喜朱温已死吾無憂矣眾王子仰天大笑曰吾料奸賊天下必不長久果然今日弒於焦蘭殿乘此國中無主移兵討之易如反掌耳潞王曰朱温雖死友從新立朝中智謀之士極多難以搖動不如先擒了王彦章然後北向無不勝矣

卓吾子評

朱温篡逆後意滿氣驕亂淫子女滅倫無道致為友珪弒死於焦蘭殿豈非天道報施哉

五龍逼死王彦章

當日眾人歡喜言未盡報有一彪人馬來到盡打紅旗眾人視之是二英雄身長九尺胆量過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二人是誰一個是同臺郭彥威一個是河西石敬瑭皆受節度使之職當日引了人馬回來降唐見了潞州王告曰某願與大王為前部同破水手與唐報仇王大喜賞賜金帛加封二人為都指揮之職史建唐曰今得二人相助吾觀彦章水手之賊死已將盡今日五龍俱全逼此水手吾事必濟矣言未盡又一枝人馬逕奔得唐來降為首一小將花枝本是公卿子虎體後班將帥孫進見潞州王告曰某願為前部擒獲彦章王問之其人乃山東鄆州東阿齒人也姓高名行周方年一十三歲頗習武藝臣父高思繼死於彦章逆賊之手懷切齒之仇常欲報之特來降唐充為前部乞大王親撥數萬之兵上為國家討賊下得復報父仇臣萬死無恨潞州王即命高行周為先鋒領兵前去迎敵當日晚眾人各散次早潞州王升帳召史建唐議事報言昨夜建唐何處去了絕無踪影王問七將曰史總兵令往何處七將曰昨日運出不知去向言未已只見建唐欣然

入大寨下馬來見潞州王曰臣昨夜仰觀天象見西北方將星墜地料彦章亡在旦夕必被吾擒今已尋去此九十里之地一地名狗家墘人頭谷四下草木深叢只可入不可出極好埋伏把這水手賊賺到那裏擗入狗心豈能得活吾佈開七十二座連珠陣軍人不要贏只要輸賺他到狗家墘佈個五方五帝陣纔得這水手死矣王大喜曰此計極妙速可行之便遣高行周前去引戰伴輸詐敗只罵彦章是李存孝掙不死的水手賊把他賺到陣中輪流挑戰建唐急令五將授計而行號為五龍怎見得五龍

- 一龍是直北沙陀李普王世子李存勗後滅梁為唐莊宗皇帝
- 一龍是直北沙陀李普王養子李嗣源後為唐明宗皇帝
- 一龍是河西石敬瑭後為晉高宗皇帝
- 一龍是沙陀劉智遠後為漢高祖皇帝
- 一龍是同臺郭彥威後為周太祖皇帝

史建唐分付五將聽令各人授一帖兒領人馬到狗家墘依計而行定下四面埋伏之計遣高行周先去搦戰却說王彦章在帳中商議令唐兵分佈而來誰去迎敵門出尚讓曰吾與齊克讓景祥三將見陣一遭即披挂綽鎗上馬出營佈陣門旗開處高行周出馬尚讓笑曰唐朝教此小孩為將真勢屈也口中乳腥未退頭上鬚髮猶存安能當陣耶更不打話便挺鎗直刺行周行周挺鎗來迎二人戰不三合行周大怒一鎗挑尚讓於馬下齊克讓兩手舞刀便砍被行周逼開舉虎掌金鎗打下正中克讓頭如粉碎景祥見二將已死驚惶不戰拍馬便走行周追及起一鎗打景祥跌下馬來唐兵見了齊聲喝采皆言此等小將如此英雄世之罕有小校即報彦章三將出陣皆被小將殺死彦章聽知遂自綽鎗立馬陣前行周知是彦章大罵水手賊下馬受死報殺吾父泄恨之仇彦章大怒拍馬挺鎗直刺行周行周急架相還不及三合行周撥馬便走彦章知是計停馬不

趕行周大馬李存存梓不死的賊因何不趕彦章聽知大怒忿然遂勒馬追下陣來中軍一聲砲响冲一陣開
一陣直中到狗家哩來中軍旗號一展東南西北四方八面一湧齊來怎見得有詩為証
四方人馬紛紛至 八面鎗刀列佈排 虎牢關下長蛇陣 九里山前大會旗

此時建唐領名將四百五十員殺出陣來喊聲大震叫水手下馬受死彦章大怒遂拍馬拈鎗冲入陣中建唐
把槍晃了一晃眾將齊殺進來正殺了一日被彦章鎗挑將一十六員落馬回頭遙看尚有二千餘眾猛將四
員俱為行周所殺彦章此時聽之趕撞奔西陣上逃走西陣上是潞州王李傑當住要路正遇彦章交馬一合
彦章冲進中陣正遇高行周厲聲大罵水手賊下馬受縛彦章拍馬挺鎗直取行周行周通開鎗喝聲着中一
虎穿金鎗打得抱鞍吐血而走逕往人頭谷走了天色已晚彦章正走摸的連人帶馬跌倒了比及扒將起來
打上一鞭又跌倒在地下一步一交直跌到天明此時彦章在馬上視之見地下都是人頭滾滾廣一文盤桓
相結長在一處人馬正跌了一夜跌得彦章垂肩袖蟬難施勇手脚慌忙怎用功彦章方出人頭谷繞到狗家
瞳正在危急忽聽一聲砲响五色號旗一展閃出五枝人馬來彦章望東上視之見那將打扮得
環甲抱袍立戰場三股鋼叉手內將鷲弓鸞鳳壺中插寶劍沙魚鞘內藏束霧衣飄黃錦帶騰空馬帶紫絲
韁青旗紅焰龍蛇動虎據東方守震方
怎見得東方陣勢有詩為証

一按東方甲乙木 倒馬金戈列擺佈 手執三股托天叉 短劍倚牌前引路

彦章望正南上而走見那來將怎生打扮
當先湧出英雄將凜凜威風添添氣象鱗鐵甲緊遮身鳳翅金盔挂護項冲破戰馬似龍形開山大斧如弓
樣紅旗紅田火光飛威鎮南方離位上

怎見得南方陣勢有詩為証

二按南方丙丁火 紅袍赤馬絳紅纓 飛擲着人頭粉破 紅錦套索老龍鱗

彦章望正西而走見那來將打扮得

雕鞍玉勒馬嘶風甲冑被層花霧濛濛尾壺中銀鐵箭飛魚袋內鉄胎弓袍端翠縷穿雙鳳鏢上金花躍五
龍一簇白旗勇猛將天門西據是兗宮

怎見得西方陣勢有詩為証

三按西方庚辛金 素羅旗下撒寒冰 手提銀簡白如玉 劍鉞瑠匣晃光明

彦章又往正北而走見那來將打扮得

虎坐雕鞍胆氣昂插箭鬼神慌朱纓銀盔遮天戟絨縷金鈴貼馬傍盔頂鑲花紅錯落甲穿柳葉翠遮
藏皂旗黑甲烟雲內北面天山守坎方

怎見得北方陣勢有詩為証

四按北方壬癸水 悶棍都是黑油漆 狼牙鉄搠數千層 馬鋪擺開方天戟

彦章又望中央而走見那來將打扮得

熟銅鑼開花腔鼓發發攢攢分隊伍金刀金斧諸黃袍煎絨戰袍琴花舞埃心雨騎馬如龍陣內一雙人似
虎周迴繞定杏黃旗正按中央戊己土

怎見得中央陣勢亦有詩為証

五按中央戊己土 黃花弓箭脚踏鸞 人人肩担大桿刀 短劍月樣宣花斧

彦章周迴一看見那五方陣勢相近追來只見

明分八卦暗合九宮占天地之橫闊奔風雲之氣象前後列通蛇之象左右分龍虎之形丙丁前進如萬條
烈火燒山壬癸後隨似一片烏雲覆地左勢下盤旋青氣右手下貫串白光金霞通滿中央黃道全依戊己
四圍有二十八宿之分週迴有六十四卦之變盤盤曲曲亂中隊伍變長蛇整整齊齊靜裏威儀如伏虎馬
軍則一冲一塞步卒是或後或前休誇八陣成功漫說六韜取勝孔明施妙計李靖播神機

彥章見了五方五帝陣勢仰天嘆曰天絕我也今日中計正欲前走忽聽得唐營中軍催戰砲响東南上郭屠
威敵來正南上劉智遠殺來正西上石敬瑭殺來正北上李嗣源殺來中央李存勖殺來只五位皇帝俱各騎
着五匹馬一个是烏鬪豸一个是赤狼狽一个是黃驃馬一个是素駒駒一个是分踪驢各使着五般兵器一
个是托天叉一个是倒馬槌一个是安漢爪一个是畫桿戟一个是金龍斧五位皇帝一齊來攻彥章彥章困
在該心自知獨力難戰怎當這五王的福分正是五條赤龍龍虎戰一个白額虎彥章刀盡神疲仰天大叫一
聲自刎麗泉有詩云

雜寶山前戰二秋

彥章自刎大梁愁

建唐妙算人難及

先勝梁兵第一籌

卓吾子評

王彥章屯兵雜寶山二年百戰百勝勇冠三軍為強梁輔弼被史建唐以五皇兵將按據五方趕逼彥章自
刎於狗家墻而死建唐妙算唐營中無有出其右者

李嗣源據守大梁

按本傳五龍逼死王彥章梁兵四散奔走降者極多唐兵運奔汴梁遠近守將望風歸降時梁王聞彥章已死
乃聚宗族長幼相商而哭君臣商議破敵之策皆莫能對遂謂宰相敬翔曰汝嘗言生子當如李亞子教吾事
唐吾一時不從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將如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始將三世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耳

幸陛下獻言莫非盡忠陛下不肯早圖致有今日縱使陳平更生諸葛復出誰為陛下計也臣請先賜其一死
不忍見宗廟喪亡因與梁王慟哭一場城中尚有控鶴車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王不從乃命王貴驅市中
百姓登城守禦比及五日唐兵扎入大梁梁王疑諸兄弟乘危謀亂盡行殺之當是梁王眾臣各懷忿怒遂將
朱友從綁出城來為亂兵所殺當日眾王子商議皆言李存勖是晉王嫡子志氣遠大英雄無敵為今計當應
天順人以承大統眾人共立為帝是日即位廟號後唐莊宗皇帝改元為綱光元年大赦天下時張全義請遷
都洛陽唐主從之封馮道為左右僕射封李嗣源為行兵大總管封郭崇勳為侍中崇勳深有謀畧輔佐唐王
以成帝業至是權兼內外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自受成而已却說唐主自滅梁後溺於酒色專事音
樂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言尚未絕只見一人向前披
其額曰李天下只一人尚誰呼耶唐主視之乃是一優人姓敬名新磨此人善於音律尤精歌舞其得帝所鍾
愛至是如此戲之當時諸樂器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疾忿莫敢出言亦有相交附托納賄以干澤恩者一
政害人恣為讒惑且疎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踏踐民間五穀上下恣怨時有魏博將守瓦橋留屯其州
遂謀作亂趙存禮據守江城唐主遣李嗣源率兵五萬討之嗣源領命去討是夜到鄆都扎了營寨嗣源下令
命眾軍准備次早進兵攻城是夜指揮使從馬直部下軍士張被敗作亂帥眾大譟殺都將焚營寨比及平明
眾兵各持槍帶劍圍逼中軍嗣源厲聲叱而問曰爾眾何所為眾軍齊聲答曰吾等從主上十有餘年
百戰以得天下今主棄恩任威且云克城之後當盡殺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並欲與功
中公合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於河南令公帝於河北以為軍民之主嗣源曰汝等是何言乎因泣下以論
眾軍士軍士於是厲聲一呼左右相從即共擁嗣源登城上眾軍士不受城外眾軍挺槍直戰內外皆清嗣源
詐言方得出城即欲召兵以攻為亂者安重誨曰不可公既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安可以攻之不如星夜

請嗣以見天子庶可自明此弭亂之意也嗣源聽言即日結東南奔相州李紹榮在唐王面前進說言以秦嗣源在鄴城已叛自立為帝唐主信之比及嗣源上表訴明其事又為紹榮所遏不能上達嗣源自是疑懼石敬瑭謂嗣源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他日保無恙乎今日事勢如此早宜為決計吾觀大梁乃天下都會之所願先取之始可全身無事此為上策也唐義誠亦曰今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若從眾則生守節則死嗣源曰吾亦知如此恐招不義之名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於是軍聲大振遂以得如此為先鋒李從珂為都總兵引兵連入大梁報至洛陽此時李紹榮請唐王至關東招諭中原唐王從之及至萬勝鎮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傷乃登高呼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還回洛陽當日與羣臣正在商酌議禦敵之策忽聞禁中喊聲大振殺氣冲天唐王問是何處喧鬧近臣奏稱指揮從馬直伶人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下阿唐生聽得大驚急召救援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召之不至唐王親自帥衛兵擊之亂兵四散各自不出外唐主乃引兵憩息於茂林之下未及半刻亂兵已燒興教門一擁而入此時近臣宿將皆解甲逃避獨有指揮使符彥卿軍校何福王全斌十餘人力戰拒敵俄而唐主為流矢所中須臾而殂彥卿等慟哭一回至顧而去左右皆從伶人善友欽樂器而焚之賦劉王后見唐主已死遂收拾金寶包裹數囊繫於鞍轡之上與由王存涯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奔去了朱守殷領兵入宮領宮人三十餘人納於其家於是諸軍大一番是日李嗣源至嬰子谷聞之大哭謂諸將曰主上素為羣小蔽惑致有此失吾今將安歸諸主人記曰

滅梁繼統後唐興
何事莊宗政不明
信任奸邪耽色酒
偏貪可了一個人
遷都恣怨荒朝政
政獵遊觀擾庶民
自取亂亡何足惜
彥卿痛哭亦虛情

卓吾子評
莊宗滅梁即位以聲色自娛寵倖信讒致死於郭從謙之流抑可惜不足惜也

唐明宗焚香祝聖

當日嗣源乃入洛陽止於私第禁止焚掠得莊宗之骨於灰燼之中以帝王禮殯之文武百官三上表請嗣源監國嗣源乃泣訴於莊宗柩前遂即皇帝位稱號明宗皇帝改元天成元年立淑妃曹氏為皇后立子李從厚為太子封馮道為平章事封塔石敬瑭為六師衛副使封郭從謙為景州刺史從謙既至景州唐主遣使誅之夷其三族以從讓叛莊宗之故也却說唐主自即位以來年已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天下擾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初無為帝之心遭時多艱避運得國蒞政之初內無聲色外無游說不任宦官廢藏庫之財賞廉吏治藏蠹雖不知書而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登兵革罕用傲於五代名為小康是年長興四年秋八月唐主染疾甚重秦王從榮入內問疾唐主低頭不語從榮見唐主病勢已危遂抽身出外行不數步只聽得後面哭聲震外從榮疑是唐主殂了恐不得為嗣次日遂稱疾不朝密與其黨設謀欲帶兵入侍先制服權臣乃遣都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斌曰吾欲率牙兵入宮中侍疾日備非常二人因主上萬歲之後大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妄行非為之事處鈞將一人之言回告從榮從榮大怒復遣處鈞再往謂曰公輩決不愛夷家滅族耶何敢以言拒我二人患之遂先告入王淑妃淑妃大驚急召孟漢璋議誠商議拒王之計議誠等面面相覷竟無一策當日從榮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先遣馬處鈞至馮斌私宅謂之曰吾今日領兵決入公等存亡禍福只在須臾之間耳斌聽之大驚乃馳入右掖門來見弘昭議誠漢璋及三司使孫岳馮斌議誠王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盼主上拔擢吾等白布衣列至將相非一旦之計得人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於何地乎議誠默然無語數人正在商議未及半晌忽見監門將士來報秦王帥兵已至端門矣漢璋聽言拂衣便起趨入殿門弘昭與斌隨之議誠此時不得已亦隨之漢璋見唐主曰今從榮作反欲謀為帝帥兵攻來端門乞陛下聖裁早為定計此時唐主昏暈在榻不能言語久之乃以手指天

徐徐泣下謂議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於側。唐王曰。我與汝父親。冒矢石。出萬死於一生。以定天下。從榮輩有其功勞。今乃為人所誘。為此悖逆之事。乎以今之計。尚呼汝父。授以兵權。重信聽言。即控鶴重守宮門。漢瑋遂召為軍指揮使。朱洪賓使五百騎將。共討從榮。從榮見內兵已動。其勢浩大。不敢交戰。即走回府。僚佐驚懼。盡皆逃遁。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力斬從榮。並其子。以獻唐王。唐王駭然大叫一聲。昏絕。久之。左右急救。宮人復進湯藥。半晌方醒。由是疾愈沉重。時從榮一子尚幼。養在宮中。諸將欲除之。並滅餘黨。以絕後患。唐王泣曰。此子何罪。苦欲殺之。諸將力贊。唐王不得已。竟至典刑。馮道曰。從厚所親者。高輩劉陟王說而已。今數人已死。自少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遂止。時宋王從厚為天下節度使。眾臣會議。遣孟漢琼召之。唐王乃召馮道聽詔。囑以後事。唐王遂崩。年六十九歲。時長興四年也。史官評曰。明宗善善。頗多。過亦不至於甚。求諸漢唐之間。蓋亦賢君也。觀其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發內藏庫。四方貢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治嚴貪墨。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言屢豐之報。若輔佐得人。過舉當又少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由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傳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凡在位天成四年。長興四年。共八年。後人有贊云。

明宗三代羨賢君

誠意祈天產聖人

宋祖應期生馬甲

天人交感理斯明

逸狂有詩贊詩曰

明宗御極本天成

泣訴莊靈發至誠

外減游觀安社稷

內無聲色肅宮庭

親賢懲蠹褒廉吏

寡過修身幾太平

五穀豐民登樂業

漢唐賢主不多稱

卓吾子評

